

# 前進的青年



譯 振 國 周 ★ 著 德 柯 爾 奧

## 序 言

一八六八年，美國波斯登地方，在一個出版商的辦公室裏解決了一個極端的難題。

事實是這樣的：那個出版商去請一個女作家寫一部專給少女們看的長篇讀物。她過去祇寫過幾部短篇兒童故事。她接到了這個題目並不起勁去寫，可是那出版商的催稿信雪片也似地飛來，請她趕緊寫。她要求他准她改寫一個神話故事；但是他不贊同這一點。他堅持着要她寫一部少女們的讀物，而且越快越好。

那女作家因為當時很迫切地需要錢用，所以不得不勉強地開始去寫一本少女們的讀物。她熟悉她自己的姊妹們的一切，但是對於其他少女們知道得不多，而她本人却帶着男孩子的性格，所以她心中寧可寫一部給少男的而不願寫給少女的讀物；但是爲了要錢用，她祇有依着人家的要求筆耕着。當她寫滿了十二章時，她便把稿紙送到那請她寫這篇小說的出版商那裏。

那出版商讀了之後竟大失所望。他本來所希望的是一部能夠銷上幾萬本的書；可是他認爲那本書實在太不像話了。即使那女作家本人也認爲那故事乏味，而書的印刷和裝訂的成本可不小，至少非需一百金鎊以上莫辦，而出書後也許沒有一個少女會喜歡去讀

它；這樣豈不燒壞了這麼一筆大款子。這個難題確是難以解決。

照理作家們對於他們自己的作品總是喜歡的，他們常常在出版商面前誇耀着他們的作品；但是這一次即使作者本人也不敢傲視她的作品。看起來少女們大概也不致會歡迎這故事的。但是那出版商有一個姪女，他想給她試讀一下再作道理。如果她也不覺得它津津有味，他便不預備爲了這故事化什麼錢了，他將把原稿退回予以『謝絕出版』。

他便把那用鋼筆寫的原稿遞給他的姪女兒，使她坐在一隻大椅子裏看這故事。他不時地注視着她的表情，而她並不知道她的叔父在注意着她，因爲她正置身在另一個世界裏了。她一忽兒看得大笑起來，一忽兒哭泣起來；但是她孜孜不倦地看下去直至一口氣把所有的稿紙全部看完，她急着再要求接下去的故事。

於是那出版商再也不加憂慮了，立刻把這故事排印出版。不久便風行了美國和英國以及其他世界各國，如中國，法國，德國和荷蘭等國都有了譯本。這可證明全世界的人大都贊同了那個小女兒的意見，認爲她比那見多識廣的出版商要比較聰明得多了。

這故事的作家就叫奧爾柯德（Louisa M. Alcott）女士，這故事的名字便叫小婦人（Little Women）。於是一版再版，印刷機忙個不休。風行了整個世界，她便這樣一舉成名。

『這書中寫的大多是我們的實生活，如果會成功的話，那就是這一點理由可以解釋了，』奧爾柯德女士這樣說，正當她脫稿的時候；因爲小婦人裏所寫的確是奧爾柯德四

## 姊妹家庭中的一本實際的流水賬。

多小婦人使她成名後，接着便寫了好妻子（Little Women Wedded）和小男兒（Little Men）二部。好妻子是描寫她們姊妹們的婚後生活，而小男兒是敍述二姊蜀（也就是影射作者本人）和她丈夫辦學而收的孩子們的動人故事，富有教育意味。這二部書同樣地受到全世界的歡迎，各國都有譯本，數十年來，讀者不下幾萬萬之衆。可是在中國大多數的讀者以爲奧爾柯德女士描寫她家庭生活的連續性的長篇小說祇有小婦人，好妻子和小男兒三部而已。現在讓筆者來介紹這第四部前進的青年（Jo's Boys）（原名好青年）給你們吧！這部書寫出小男兒們（也就是蜀的學生們）長大了，有的結了婚，有的就業，有的流浪，有的出洋留學。非常有趣，較之以上三部書有過之無不及。全世界各國的讀者們尤其是一輩青年讀者們無不搶先購買，莫不以一睹爲快。可是我們中國爲什麼連這本書的名字也沒有聽到過呢？原因是很簡單的。小婦人，好妻子和小男兒三部的譯本一窩風地出了四五種之多，你也譯，我也譯，真的下了苦功譯出當然是有的，但是投機取巧的也不少，好在讀者們祇要看得懂也就算了。而這本前進的青年就因爲以前在中國還沒有把它譯出來，然而其他各國青年們都已風行一時，而在中國祇知道有前三部而不知道有這最後的第四部前進的青年。可是以後我想這本書也得在中國風行了。（並非筆者自己宣傳譯得怎樣好。）

本書像小婦人，好妻子和小男兒三部一樣可以單獨閱讀。因爲每本書都有獨特的風

格。小婦人是給姊妹們看的，好妻子是給新夫婦們看的，小男孩兒是給孩子們看的；而這本前進的青年顧名思義無疑地是給青年們看的。全書長達二十萬言，是一部富有教育意味的小說，而筆法寫來非常輕鬆明快。尤其關於青年男女的戀愛問題，旁敲側擊，非常有趣。例如：湯姆的追求娜痕一種傻態，妙趣橫生；安密和美萊那種互助精神，值得贊美；納脫和戴姍磨難地兩地相思，令人一掬同情之淚；談恩對蓓雪的單相思心理，描摹得入木三分；還有戴密利用三朵白玫瑰向愛立絲求愛的成功，令人神往，大有祇羨鴛鴦不羨仙之感。其他對於實生活的體驗也描寫得深切動人，例如：安密的海上生活是多麼驚險，尤其是在那輪船沉沒後的飄泊待救的一幕，飢渴和恐怖的情形，實在可怕，不禁使我想起了那「叛艦喋血記」中的一幕，這裏的描寫有過之無不及；還有那納脫的海外生活，多麼富有人情意味；談恩因打抱不平而墮入獄中的歲月，多麼淒涼。

總之，這部書是值得青年們一讀的。

因為這本書是世界文學名著，所以譯來必須格外審慎。設或有疏忽之處，尙祈讀者多多賜教。可是每逢其中雜有德文，拉丁文和其他故典等類的地方無不一一詳加推考，不敢苟且從事。

最後還得向屠仲魚先生誌謝，因他在百忙中特地幫我檢查德文字句。

譯者。一九四九年七月初。

## 目次

|          |     |
|----------|-----|
| 十年後      | 一   |
| 派納善山岡    | 一六  |
| 蜀姨母最後的窘況 | 三〇  |
| 談恩       | 五〇  |
| 假期       | 六八  |
| 話別       | 九〇  |
| 雄獅和綿羊    | 一〇四 |
| 美人魚蜀珊    | 一二七 |
| 湯姆的羅曼史   | 一三一 |
| 戴宓的前程    | 一四四 |
| 安密的感恩節   | 一五六 |
| 談恩的聖誕節   | 一六五 |
| 納脫的新年    | 一七八 |
| 伯倫斐的戲劇   | 一八八 |

等待

一〇四

在那網球場中

一一一

女青年們

一二八

畢業典禮日

一四二

白玫瑰

一五四

生命換生命

一六九

愛絲蘿的情人

一八五

確是最後一面了

一九九

## 一十年後

「如果有人對我說在這十年之中這裏已經歷了多大動人的變遷的話，我自己可也有些兒不信起來，」一個夏天在那伯倫斐場地上，蜀姨母向梅格姨母這麼說，她們的臉上帶着一種愉快和高昂的情緒。

「這確是一種魔術，金錢加上了仁愛的心才可以幹一切的事。我可以確定勞笠慷慨地捐助這個學校是他生平最值得歌頌的事。像這樣的建築準會使媽永遠感到舒暢，」梅格帶着贊揚的口吻。

「我們以前很信仰神仙的，你可記得，我們常幻想求神仙給我們實現三個心願。那末我的心願現在豈不是實現了嗎？我愛金錢，名譽，和許多有意義的工作，」蜀姨母輕盈地雙手拘着腦後擁起了長髮正和她童年時相仿。

「我也已得到了我的心願，艾美却正在領略她的收穫。假如媽，約翰和苔絲都在這兒那真是十全十美的事了，」梅格接着說帶些顫抖的音調因為媽已不在人世了。

蜀一手按住了梅格的手，二人都靜了一回，向面前的景色打量着顯着一種悲樂錯綜的神色。

事實上說來正像那魔術起作用似地幽靜的伯倫斐變成了一個熱鬧的小世界。這校舍

看起來比以前要優美得多了。那新近粉刷過的牆壁，外加的廂房，整齊的草場和花園，當青年們在每一角落裏活動時頓呈現出一種盛旺的氣氛。這樣好的學府確是使巴亞夫婦倆難以應付裕如。這座勞笠慨捐的華麗的校舍便處在那小山上，在這小山上常有許多青年們放着紙鶴在那幾條——他們童年時踐踏過的——小徑上來往熙攘着。他們盡量地吸收着智育，和享受着一切優越的處境。

踏進伯倫斐的大門，便可以見到一所美麗的像鴿棚似的棕色小屋隱藏在樹木中間，在那西邊山坡的上方有勞笠所築的白石柱的屋宇在陽光裏耀着。當那城市裏的一切不住地進展着，梅格也決計放棄了落伍的家，也來投進了勞笠的屋宇裏。這時我們的熟人都已來到了伯倫斐，於是一切演變也便開始了。

這快樂的一羣，他們忘懷了過去的挫折把一切都寄托在下一代的甜蜜的希望中。所以，在這個小世界裏每一個都覺到興奮。巴亞教授任校長，馬區老人家任教務長，他們先前的夢境終於實現了。三姊妹都各任相當要職，照料那班青年們；梅格可說是每個女生的慈母；蜀是每個青年的知友和保護者；艾美是樂善好施的少婦，她時常接濟清寒的學生們，所以青年們都稱呼她那可愛的所在叫派納善山岡，這兒滿都是動人的節奏，美妙的景色，和許多懷抱着極大的求智慾的青年們。

先前十二個孩子，現在當然四散各處了，但是她們依舊惦記着伯倫斐母校，都從各處飄泊着回來傾談着他們的經歷，又回味着過去的童年的樂事，就鼓起了新的勇氣來負

起現在的責任。這樣重溫故鄉似的風味，各人都懷着溫善的心靈抱互助的精神。這樣很簡單地把每人的過去述了幾句，現在我們可以翻到他們新的生命史了！

弗朗士是個二十六歲的青年了。他隨着一個親戚在漢堡營商，相當的順利。安密是一個航海家常在碧海汪洋裏航行。他的伯父曾遣他去試長途艱難的航程，使他憎厭那冒險生活，可是結果却完成了這航程高興地回來；並且決定了這水上生活是他的職業。他那德國的親屬給他一個很好的機會在他船上實習；所以他很愉快，談恩依舊是個漂泊者；他到南美去混了一週後，又到澳洲牧場去試了一會；現在又在加利福尼亞考察煤礦了。納脫在康壽維泰音專專攻音樂預備一兩年中在德國結束他的學程。湯姆在研究醫藥，他並不歡喜醫科，不過是嘗試性質。賈克已跟着父親踏進了商界，執意致富。杜蘭，史端法，和南特都在大學裏攻法律，那可憐的小狄克和畢立都已不在人世了。可是沒有人為他們悲哀，因為他們活着沒有過快樂的日子，總是受着肉體和精神方面的痛苦。

勞勃和鐵弟別號叫做雄獅和綿羊。勞勃時常像綿羊一般地發出柔和的叫聲，可是鐵弟却兇猛得像獸王一般。他們的媽蜀稱勞勃叫做「我的女兒」。他是一個最負責的好孩子，他那靜穆的態度和溫柔的性情裏蘊藏着成人的氣概。可是她看起鐵弟來却到處聞事。正像她自己童年時代一樣地頑皮，時常想入非非，貪心不足，和鬧笑話，在伯倫斐他是一個很出名的人物。他也有他憂鬱的性情，幾乎每星期有一次受挫而失望而悲切。他那耐心的慈母和哥哥勞勃懂得什麼時候該放任他，什麼時候該去驚醒他，他確是值得

使她自豪和快樂，正像使她所受的痛苦一般地有力。因為他正在黃金時代裏充滿着種種天才的萌芽，問題便是她將怎樣去造就這個特出的孩子。

戴宓是大學裏的一個高材生。她母親梅格希望他成功一個大人物——她第一個慈愛的幻想是要她那卓越的年青的孩子去做一個傳教的牧師。使他不辜負他那長久的，有意義的和榮譽的生命。可是戴宓却要堅決地離開了大學。他說，所讀的書本已很足夠了。現在他要去認識世界上的各種人物和實學。這樣使他的慈母多麼失望，因為他決意去幹那新聞記者的工作。於她確是一個打擊；可是她也知道青年人的堅志是不易搖動的；同時她也明瞭社會上的經驗，確是最好的導師；所以她也不去阻止他那棄學而踏進社會的志願，可是使他成為牧師的希望依舊沒有泯滅。蜀姨母却非常憤怒在這一族裏竟出了三個新聞記者。便稱他是這兒的叛徒。她很愛他的文才，可是她有她的緣故，憎恨那新聞記者。關於這點，我們讀到後面可以明瞭的。但是戴宓打定了主意不顧到他慈母的期望和同學們冷諷熱嘲。勞笠姨父却非常贊同他，鼓勵他，他告訴他關於這種光榮的事業。並且講那狄根司和其他有名記者的成為著名小說家或新聞業巨頭等。

那輩女青年們也很驕旺。戴姍保持着可愛和管家的性情，是她母親的良友。蜀珊十四歲了，是一個很愛美而且多特性的女孩子。最近她的新望是將來做個紅伶。這點可使她的媽和姊姊非常焦慮，可是也常使她們發笑。蓓雪長成很長大的淑女，似乎要比她的確實年齡大上幾歲。因着她的爸和媽的遺傳性，賜給她的高傲的性格；而且她雙親是很

厚愛她，什麼都肯爲她化錢。可是在這小世界裏值得一提的是那頑皮的娜痕小姐；她現在已長成了一個成年的女子，具着很大的期望和能力。她現在找到了她的理想工作。她十六歲開始研究醫藥，到了現在二十歲，她正是很勇敢地研究下去。在童年時代曾對戴姍在柳蔭下說過「我不需要家庭的煩惱，我需要一間裝滿了藥品的診所來替人家醫病。」她直至現在沒有改變她的方針，她很愉快沈醉在醫藥的氣氛裏。有幾個青年想誘她放棄這個計劃，效戴姍那樣去學管理一所精美的屋子和一個溫存的家庭。可是娜痕始終笑着他們，一個個都給她回絕。可是有一個青年却使她有些束手無策。

這個青年便是湯姆，他是始終誠懇地追隨着他童年時的愛人，他也從事研究醫藥，這樣忠誠却深深地打動了她的心田，他祇爲她而研究的。實則，對醫藥毫無興趣，他有一個從事商界的概念。可是娜痕堅持着醫科，湯姆便勇敢地繼續研究下去，他祈望當實習時可別誤殺了人家才是。他倆是最好的朋友，可是因了這一幕追求的喜劇常給同學們當作嘲笑話柄。

正當蜀娘母和梅格娘母坐在伯倫斐場上閒談時，他們倆都向伯倫斐走來。可是並沒有並肩，因爲娜痕獨自快樂地迅速地一路走來，正想着一件有趣的診案；湯姆却在後面緊緊地追隨着。娜痕很豔麗，她有着閃爍的眼珠，經盈的微笑，簡潔的服裝，輕快的步伐，寬闊的雙肩，正直的背影，雙手自然地襯着，滿都是青春健美的流露。有幾個過路人都會注視着看這位愉快的小姐，當這豔陽的天氣在道路上走着，而且那個紅臉的青年

緊隨在後面。

在微風裏傳來了一聲「喂！」

「噢，湯姆，原來是你嗎？」娜痕便親蜜地回答。

「不錯，我想你今天也許會出來的，」湯姆微笑地說。

了！」

「這回你是在騙人了，我給你的並不是有效的丸藥，倘使牛奶糖能醫治喉癆的話，我將認為開了個新的記錄，噢，湯姆，湯姆請你別再捉弄人家吧！」

「噢，娜痕，娜痕，請你別再挖苦人家吧！」一對青年互相嘻笑着，正和以前一樣孩子氣。

「噯，我知道要不是這樣驚動你，我可等上一星期也見不到你一次。你牢是埋頭忙著研究，我連和你講一句話的機會都沒有，」湯姆解釋着。

「你也該忙着，你牢是說些廢話。湯姆，你如果不專心研究決不會進步的。」

「我研究得很夠了，」湯姆有些不耐煩地回答，「一個人整天從事分析化驗後，總該嬉戲一回。雖然人家能夠長久地忙着，我可受不了。」

「那末為什麼不放棄它而去適合乎你個性的呢？你可知道我常以為這是一樁傻事！」

娜痕很銳利地向着他那紅蘋果似的臉說着。

「你知道我爲什麼要選這種，爲什麼即使這可憐的東西害死了我也得堅持下去。我也許不會出人頭地的。可是我有着一顆深深地創傷的心，我不久便會滅亡的，因爲世界上祇有一個醫生能夠醫治我這創傷的心，可是她却不肯醫。」

湯姆終是這樣一套地挑撥她。

娜痕便蹙着額；可是她知道怎樣去對待他。

「她是正在用最好的唯一的方法來醫治他，可是一個倔強的病人是無藥可救的。你可會依我的話去參加那跳舞會嗎？」

「是的，我去參加的。」

「你可會把你全副精神去追求韋斯小姐嗎？」

「我和她舞了一整晚。」

「你對於多情的她可有沒有印象？」

「一點也沒有。我看了她，一面却忘記了請她吃。當我把她送到她媽的懷抱時，我深深地鬆了一口氣。」

「請你時常把這件事多多回憶幾遍，我想你一定會悔恨地哭起來。」

「決不會的！這件事可根本沒有合我的理想。」

「將來自會證實的！服從我的命令！」嚴格地。

『是，遵命，醫生，』溫順地。

空氣便靜穆了一回。似乎都忘記了這辯論，娜痕突然想起了說：

『我們以前在那樹木上常會鬧些什麼笑話出來？可記得你在那棵大的栗子樹上翻下來，險些兒把你的頸骨都折斷！』

『不是嗎？可記得你怎樣把我撇進那艾草叢裏的事嗎？簡直把我的外衣完全染污了，蜀姨母見了便嘆息，』湯姆笑着說，又變成孩子氣概了。

『你可別忘了你怎樣失慎險些兒把校舍燒了？』

『你可曾忘了你怎樣奔出來候你的箱子嗎？』

『你現在再會說什麼「大電頭」嗎？』

『人家再會叫你「及第高黛」嗎？』

『戴姍依舊這樣稱呼我的哎，我幾乎一星期沒有見她了。』

『今天早晨我碰見戴宓，他說她在幫蜀姨母管理內政。』

『她常喜歡這樣，當蜀姨母忙得透不過氣來時，戴姍確是一個模範管家，你最好去

尊敬她，如果你等得不耐煩的話。』

『納脫準會舉起了他的絃琴當頭頂擊我一下，假如我要這樣的話。這可不興，多謝

你，我唯一的座右銘便是「希望」決不放棄這個希望，你看着誰併得長久。』

『傻瓜，你祇想孩子時代常會在一起的。現在可不能這樣了。噯，你看那派納善山

岡，這兒望去多麼美麗呀！」娜痕又突然轉了話題。

「那兒是一座精緻的屋宇；可是我最愛伯倫斐。如果馬區夫人活着的話，見了這些變了的景色真會使她驚奇！」湯姆接應着，當他們倆正在那大鐵門前站住了欣賞那風景線。

突然來了一陣呼聲，看見一個很長的黃髮孩子輕快地越過了籬笆。後面跟着一個女孩子。她攀上了那棵山楂樹，坐着獰笑。她是一個美麗的女孩子，有着深色的鬈髮，明亮的眸子，生動的面龐。她的帽子掛在背上，她跨過幾條溪，攀過了許多枝樹。最後她說：

「娜痕請你把我抱下來——湯姆快把鐵弟抓住！他偷去了我的書，我要搶回來，」蜀珊在上面毫不顧忌地向她的朋友說。

湯姆便一把抓住了那小竊，娜痕也把蜀珊從樹枝中抱了下來，一句也不加譴責；因為她自己做孩子時也是一樣頑皮，所以也放縱人家這樣做去。「什麼一回事，親愛的？」她詢問着，同時當蜀珊看那擦傷的創痕時，她便替她包扎了一條長的創口。

「我方才在那柳蔭裏看書，鐵弟潛過來用竹桿把我的書突然挑了出去掉落到那小溪裏。我一時抓他不及，他便拿了去。你這個惡棍，現在快把書還給我，否則便得請你吃耳光，」蜀珊高聲地邊笑邊罵。

鐵弟從湯姆手裏摔脫開去，裝出一種怪模樣站在前面真會使人忍不住地笑出來。

那邊場地上傳來了一陣掌聲，他們便不再胡鬧了，娜痕領頭，四人整了步伐，活潑地，愉快地在那條路上向着那場地邁進。蜀姨母和梅格姨母在那兒歡迎他們。到了那兒便一起坐下來，梅格姨母立刻替她女兒撕破的衣服縫補起來。蜀姨母撫着她那獅兒的頭髮，再把書收下來。正在這當兒戴姍也來和興了。

「做些油鬆餅當茶點；快留他們，請他們吃，戴姍會的，她決不會使人失望的，」鐵弟誠懇地招待着。

「他是老資格，上次他一連吞了九只，所以他吃得這麼胖，」蜀珊接着說，視線對着她那骨瘦如柴的表兄。

「我還得要去看劉仙度，她生了一個癩。現在已經成熟，可以替她開刀了。我將到校裏用茶點，」娜痕回答着，一手摸着自己的袋，確定沒有忘了那盒手術器械。

「多謝，我也得要去了。湯米威生了一粒粒的肉芽，我曾允許替他治去。可以替你省却一筆醫費的事，同時也給我一個極大的實習機會。可是我的手術並不高明，」湯姆站在娜痕身傍說。

「噓！戴姍不歡喜來聽你們這種鋸骨一類的事情。油鬆餅滋味最好，」鐵弟笑着說。

「那海軍司令可會有什麼消息傳來嗎？」湯姆回說。

「他正在回來。談恩大概不久也回來。我很掛念他們，希望那個流浪者在感謝節以前回來，」蜀姨母回答。